



隨緣集雜著三

題慧嚴別業

嘉禾楞嚴講寺

靈耀

全彰著

世之流名不朽者都以人傳次因地著慧嚴別業則兼有之前宋慧嚴法師與其友慧觀講聲清徹文筆雋永會同太史何承天做衛詩定之方中周公土圭測影之法以揆日而國之中邊定又與才子謝靈運筆治舊譯涅槃經成四十卷而佛之秘藏顯厥功懋哉至趙宋南渡於吳興青山勸建伽藍式名慧嚴蓋因古之哲人以命處示企仰也金人南來盡燬古刹

雜著三

一

慧嚴寺者亦在殘灰焰燼中因而牛馬走矣因而狐兔穴矣因而虎狼聚矣因而人骨高矣嗚呼因人以命處因處以思人大相逕庭豈惟有人琴俱忘風流頓盡之嘆而已哉吾不能不爲之臨風短氣周易剝盡而復存乎其人佛海和尚乘願再來不畏狐兔虎狼之險而從吾侄乞一袈裟地畚插之下古址復現斷碣殘碑班班可考慧嚴之人與處重開生面再出人間矣遠近緇白卽更佛海和尚爲慧嚴和尚斯慧嚴之處因人顯人以處彰人處相兼而名流不朽者也第不知今慧嚴之與古慧嚴是同是別余爲轉語

云水底金鳥天上日目中童子眼前人越十年乃徒
福城初構淨居於武原而未之名和尚適回命曰慧
嚴別業然又不知此慧嚴之與彼慧嚴一乎二乎和
尚荅曰秦溪茗水路千古脈流清其人處源流之不
朽又可知矣

復玉菴不藏首座書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世賢早已看作無常矣道人隨
緣去住真是一塲戲夢寧可反認爲真耶雖皆是戲
但當做幾齣好人榜樣覺悟看官不可甘爲淨丑詒
謗迷人耳余於玉菴竭厥心力十年興造原爲供奉

三寶堅固十方常住並無自營三窟之念倘只自圖
安享詒謀子孫何殊燕鵲螻蟻貪痴俗物哉故前日
乃書乃帖遣人遣舟決意交與聖法師也因渠不來
故檀越復有命尔看守之議然此舉是暫而非常也
嗣後經期講與不講院子住與不住一任自裁不必
來訊我一息不來此身尚非自得而主者遑及其他
乎卽報恩智覺已皆諭其自便不必可否於我況玉
菴住周一紀無負委託似乎此一劇戲文可無遺臭
萬年者而更有妮妮者哉倘此中少有粘滯前日決
不發真誠書帖擇日交與聖公矣公及檀越可以知

我矣

紫柏尊者圖章歸寺記

庚申四月十三日予說法華至見寶塔品有武原長者陸青夫以紫柏尊者銅章爲贄進見言得自京邸已數十年聞此寺乃大師重興道場故送歸供養式如井四方俱刻一名一號二面皆字以風摩銅爲質置諸風雨中色愈光燦然此公家物也非我所得而私有乃藏諸舊存佛牙空塔內上交冊供藏樹與欽賜衣像伽藍龍藏並詒不朽今辛酉七月十二日有魏塘吳若仁老宿來晤忽問密藏大師近日可有消

息否予笑曰藏師先機隱去如天外冥鴻約百年矣何問近日消息耶仁曰順治間曾遊終南山山麓問一老叟曰此山可有聖賢靈跡隱現否皆荅曰無但四五十年前有一密藏師父來住此山老虎洞說是嘉興人明朝常有人來望他清朝來竟無人進去不知存亾仁乃裹四日餼糧倩山叟爲鄉導而物色之果至一洞洞口卽煖洞內皆軟草爲茵洞中一老人危坐白髮長二尺許身出白毛約三寸餘禮拜不顧侍立少頃問云那裏來的荅云嘉興復問楞嚴寺還好麼荅云好少選擊石二下有七八獼猴持桃李鮮

果數升置石老僧指果令食仁與山叟各食一柿柿長半尺餘味甚鮮美旣欲辭出老僧指天指地畱宿薄暮有一巨虎至臥于洞口似爲洞門者然仁與山叟怖畏不臥達旦虎則從容而去因辭以歸但在洞半日一夜有所咨問畧不顧荅亦無語言惟問楞嚴寺還好麼一語而已予聞之竦然曰大師注問是大師之心來寺也圖章遠歸是尊者之心來寺也蓋楞嚴係二大師弘願重興之刹故雖塵埃物色而猶不忘慘淡經營立功化境高居寂光而明月一輪猶照坐禪舊地釋迦文佛來此娑婆八千返伊佛國土成

就衆生及至果滿猶降娑婆示寂已後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是佛菩薩同一不捨疇昔化緣化境之慈悲心願也予偶廁楞嚴住持因念二大師殿後藏閣之願未建不揣綿微輒思起造而苦無就緒今喜二大師心光照到此寺或更有同志者相助爲理以落成之未可知也因記異見異聞以自慰并入楞嚴寺誌云

題李孝貞碑陰

凡地氣磅礴秀發處必產奇絕非常之民苟非富貴豪華卽爲超群賢聖如中印土爲開闢元氣所鍾則

生平等白淨國王氣有所未盡復降釋迦文佛是也
予住楞嚴之三年育元先生爲予稱述其姑李孝貞
事甚晰孝貞爲李孟康女不知讀書天性貞孝以奉
養老父終身不字其孝思感格靈異種種如朱實救
父青島來庭等具史官碑記予讀之而嘆曰嘉禾無
山而皆水水之所聚卽氣之所聚水旣稱秀則地氣
亦秀無疑矣故先五百年宋孝宗皇帝生於子城後
之民家起而爲南渡中興之君蓋富貴豪華人也越
五百年而今之李孝貞者出焉孝貞亦生于編戶一
孱弱女子耳世道澆漓人心偷薄蒯瞶拒父鄭曼杖

親中葺難言雞皮三少者比比成風矣而是女能爲
男子所難爲之事特以孝貞謚其碑樹於孝宗皇帝
興聖流虹之地與之並詒不朽是固地氣秀發之徵
也雖然寧爲此不爲彼也夫孝宗祇以太祖之裔值
宋中衰起而爲君享一時之富樂人皆名予之而貌
事之今則卽其御書興聖流虹之迹不可尋矣而孝
貞之風化洽天下至行感人心年愈久而名愈新迹
愈陳而人愈敬嚵嚵一片石與日月爭光垂千秋不
朽較之彼享一時之富貴而遂名迹無聞焉者不同
日而語矣故智者提衡而論則享富貴之日短垂芳名

之日長終不以此易彼也然予佛子也更以佛法進之凡世之情愛重者生而爲人而情愛于婦人爲尤甚楞嚴云我愛汝心汝憐我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歿孝貞亦婦人耳竟能與迦文同具大雄手段斷其難斷之生歿情欲以爲千古奇人爲可異也佛謂預流聖人將斷欲界九品思愛七生人中雖同爲人而不爲殺盜淫妄之業如阿舍明初果聖人生屠膾家終不殺生孝貞終身不字殆亦初果再來以智慧劍斬斷情愛永不再續生歿之超邁聖賢人也卽不然而普賢空姑戒師周七娘之流亞與迦文同

一奇絕非常人也地氣秀發爲何如哉

楞嚴寺募建藏經閣疏

世人栽培福慧多興建塔寺供奉聖賢與夫建閣以供經典功將無同蓋佛法僧寶鼎峙爲三位旣等埒則功無軒輊也然亦有異焉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則法爲佛師又云經教菩薩母則經教又爲菩薩之母能長生九界衆生之法身慧命故云一切諸佛及諸佛菩提皆從是經出也是則供養經典之福奚翅齊佛而已哉又勝于供養一佛二佛百千萬佛矣嘉禾楞嚴講寺勅建于宋嘉祐年間有明達觀國師

與陸文莊公朱文恪公輩重興大殿留雨花臺址崇
建高閣以供 欽頒龍藏閱數十餘載尚未鳩工經
典猥寄殿地時受梅濕侵蠹爲佛子者飽食煖衣膏
膏歲月不幾于坐視已之父母侵辱又坐視百千萬
佛之父母糜爛而不知之顧耶靈耀去春應住斯寺睹
之惻然誓欲建閣崇奉藏典以盡佛子本職并完先
賢善願乃于沙口售得大木八百餘金半屬乞緣省
城半仍逋負上客殆得權輿十二尚缺興建十八雖
髮短心長仰効聖賢強志之功奈人微事偉多詒力
不從人之歎或謂佛法普被于天下不當屑屑于一

隅盍亦走募四方庶幾厥功告成而乞勸言予想建
閣以供經教卽供百千萬佛勝供百千萬佛培因深
者福慧自隆必皆川赴而嚮應之母俟予之再四緩
頰也

楞嚴定解自序

一

大品云豈聲聞人有所說哉有所說者皆是佛力蓋
承佛力加被以說佛所說也是解也豈靈耀有所說
哉有所說者亦皆佛祖之說而已釋迦說總別觀心
之法于楞嚴智祖說總別觀心之法於止觀言或存
略而指歸只一經約解行證法以明修途卽止觀正

用十乘妙觀觀總無明心也止觀前六章依修多羅以開妙解卽楞嚴會三科七大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也楞嚴陰魔七趣卽止觀所揀現行發得能招報心也耀惟仰承佛祖冥加點會二說只一觀心經營十稔成十二卷使後之有志觀心者知甘露門之在茲更毋棄識心屏三觀之異趣異說是曰觀心解耳而言定者向來註疏具曰予聖神襟各是而莫或適從今惟以佛祖觀心之旨會佛祖觀心之旨起盡涖合無餘文剩義似乎千聖復起莫越斯道妙玄云法華是定非不定今此解亦是定非不定之謂也至於

劇談七大性藏三番圓別進否仰遵幽祖卽中而間亦雜采長水桐洲諸說其銷文細節坐收卽中已成科句居多故曰是解也豈靈耀有所說哉有所說者皆是佛祖之說而已也

隱菴死入普同說

書云養生送死人之大端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生死服物采章等威有辨所以別尊卑示瞻仰而無躡等之譏也出家兒耑爲生死故生之伽藍死之宰堵尤宜別白不可僭越如釋迦世尊在生功德旣大被于九有故死之塔廟宜高邁于尋常涅槃經云應建如來舍利寶塔高三十三層上有輪相所以表章功德令人瞻仰爲無憂安隱幢也降佛已還辟支十一層羅漢四層率有輪相輪王之塔無復輪相蓋輪王雖有小善及民而自未出生死故也至于十二因緣

經明佛塔八重菩薩七重支佛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重二果三重初果二重輪王一重凡夫僧藏骨之塔但焦葉火珠而已不得有輪相層級是皆因其生前功德以定死後表章尤精慎也嗣因五百羅漢尼現通入滅波斯匿王與師子將軍起一大塔以供衆骨是普同塔之所由昉也是則佛子旣生同見戒則死入普同爲得禮法之正其如後五百歲佛法衰訛爲比丘者不惟戒定智慧弁髦屑越卽送死一端多違聖制自旣不出生死功德未加于人也乃多募金錢廣大死塔試問累累高塔表何功章何德令天下

瞻仰汝爲何等聖人哉周絳侯反于地下是僧亦公
違佛法于地下矣可長嘆息也隱菴禪師四明人家
頗溫飽一旦棄去之稟具戒于濟上聽玄義于天溪
不失其爲生同見戒上人也旣死乃弟慧昶收其身
骨而啓予曰吾兄生入叢林是宜死入普同請說法
語而入之予指其骨而言曰汝而今而後可與百千
羅漢于瑠璃殿上珊瑚樹下合志同方悠游解脫而
無違法躡等之壘礙也因爲之說

讀靖難紀

儒者貴多讀多聞遊觀廣覽然又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何哉予讀靖難紀而知二說相須而不相悖也齊泰黃子澄親受顧命於高皇又受知於建文言聽計從君臣莫逆正風虎雲龍交相際會知遇之恩捐軀莫報者也籓守不庭謀爲不軌肆行太逆欲窺神器則凡在位之臣子皆宜盡忠竭智撲滅叛類矣而況齊黃乎清瀾陳建於資治記中初乃黜其謀國之疎旣又書其謬舉誤國夫子澄之舉景隆代將爲國公心也及景隆敗回請立斬以正敗軍辱國之罪建文

不允乃大嘆曰吾萬死不贖誤舉之罪矣豈有懷奸誤主之私心哉況齊黃本以徵兵而出建復書其避難而逃及二人入京不屈而死建又書曰縛至族誅夫初則盡心爲國繼則殺身徇主正所以報高皇建文託孤知遇之恩也節概凜然豈同承平則尸位冒寵國難則全軀保妻子之臣哉當時永樂榜求二十九人族九族十已殘忍慘毒無朝廷勸獎忠義之大體矣而陳建如是妄書可乎吾推陳建妄書亦有由來以永樂稱亂藉口誅討齊黃亂國爲名也然則高煦謀反亦以誅滅蹇夏亂政爲名蹇夏果亂政乎不

亂政乎高煦之叛卽永樂之叛託誅齊黃卽託誅蹇夏也陳建何得以叛人之言爲正史哉且靖難之舉幸而成事又卽永樂子孫繼有天下脫舉而不成卽成而不久後世仍建文子孫傳有大寶則永樂不爲漢庶人之燬卽如方練所謂逃不出叛逆二字者矣而建乃諛其一時在位之子孫枉夫千古死義之忠臣紕繆不公莫大於是豈董狐良史才乎吾初讀吾學編而後閱資治記則知資治之書不可信而不如無也初閱資治記而後讀吾學編則知書不可不多讀多聞也不然吾胸中以陳建先入之言爲是而亦

信齊黃爲誤國之奸矣夫二說相須而不相悖於靖難紀中知之者此也

讀靖難紀後

有清鼎革以來民間戲劇有演隱禪龍者將成祖縛至陰司懿文南坐方練齊景等殉難忠臣皆列坐左右逐一審責成祖成祖逐一叩頭乞罪大抵洩永樂族九族十之憤而爲之者也然于君臣之體太褻矣陳建固偏此亦非正若以太祖南面諸臣侍立太祖用家人父子之法責其不孝不悌則得中正之道填辭者不可不知

題紹生師血書法華經

法華乃諸佛法身慧命血脉所存故有志佛道者莫不捨身命血肉以勤求之如薩埵刺血飼虎常啼裂血求經釋迦捨身命血肉流通半偈太子骨筆血水書寫大乘凡諸聖者皆由捐有爲身命血肉卽證無上法身慧命故古先梵皇之所以樂爲之而樂教示于人也紹生道師不動地中稟教人也意謂爲佛子者旣依佛之衣誦佛之言固當行佛之行以求佛之道因發大心刺血書寫法華全部裝潢流通夫血者所以養身身者所以存命也紹公心力勇猛不知血

之當惜而身命之爲我有也乃日刺舌血而日書是經第知一卷經成卽一段法身成爲可喜而不知一點血盡卽一種身力盡爲可憂也如是者三年而六萬餘言之法寶成予首尾一閱點點是紹公之血點點是紹公之心點點是紹公之身命以結就此法身慧命血脉者也是則諸佛之法身慧命歸紹公之身命血肉卽紹公之身命血肉成諸佛之法身慧命矣夫迦文以捐有爲而證無上古之人旣有行而證之者今之人胡獨不然哉紹公旣已行佛之行矣異日成佛之道又何煩人說耶第予淺淺解說善行靡施

覽之而不禁慚惶莊敬乃爲隨喜讚歎如此耳

乞戒衣引

寸絲不掛窮衲子靚露娘生面孔千華相授素法身
喜成瓔珞莊嚴欲向羯磨堂圓納五篇七聚先需福
田衣割截三長兩短大要檀度開以淨尸羅庶幾忍
衣新而臻寂滅禳田者貴無旱乾水溢乞緣者不求
火浣冰蚕黃潤媲美六銖功埒鮫綃異製白纒堪沾
五彩施同錦綉廻文貧婆不慳布袋大師亦助緝針
則荀鍼秦縷界分秀水田塍魯縞齊紈條入嘉禾阡
陌因之兢持得果均歸綱紀圓通披拂生風頓悟如

來藏性寧惟龍沾一縷免金翅之傷殘身覆微軀緩
蒼鷹之恐怖而已哉欲成個事法不在雞足山頭但
辦肯心緣好結由拳城裏

準提菩薩疏

諸佛聖賢皆爲救度衆生拔苦與樂出現於世故從
之皈心發願莊嚴供養者感應獲福皆無限量而獨
七俱胝佛母準提王菩薩則尤超異夫尋常凡有皈
心立願者感應速疾而莊嚴供養者果報無疆等於
供事諸佛聖賢勝於供事諸佛聖賢何哉蓋準提卽
釋迦文佛示現之身而此身又能示作天神斗母故

也夫釋迦以自行果滿居君父之尊如九重闕內恩澤難及於下民故降尊就卑密現爲準提菩薩以居臣子之列或示威嚴慈喜之容或施折攝提攜之手皆爲拔衆生之罪苦與衆生之福樂求滅罪得滅罪求果證得果證乃至求功名得功名求長壽得長壽有願必從無求不遂正與古人高居相位而却思身爲縣令以甦子民疾苦者同也大聖又謂學佛者固知準提之可親近矣若夫儒行者惟知尊天敬天惟天爲大而求其庇照不知有菩薩可求可尊也故菩薩卽降爲救兵戈難息三災苦之摩利支天身也其

如未造下凡又不知遠大福慧而惟求現在報應如南斗北斗禮之者凶星退度敬之者吉曜臨躔而解厄消災延齡集祉皆斗母爲之主持也世俗所謂禮急斗者謂求之卽能弭災解厄也故大聖復現爲斗母之身是乃四身一體初非二也如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謂釋尊普現四聖八部人非人身各各同彼言音威儀而爲化度與妙音觀音普門示現一而無異是可證大聖以法界無礙身雲遍現菩薩諸天斗母像也然此猶屬通途耳若七俱胝佛母準提陀羅尼經云時佛愍念未來薄福惡業諸衆生故

入準提三摩地說準提陀羅尼咒準提行法云此卽
釋迦所從垂迹之本身毘盧遮那佛也况世人所奉
一八四五八三四八九十之準提齋卽釋迦牟尼佛
之齋期足徵準提卽迦文變化無疑矣宋天息災所
譯摩利支天菩薩經明此天乘猪又云想無憂樹下
有毘盧遮那如來菩薩圍繞結毘盧大印乘猪所結
之身娑陀羅尼印與準提同而四譯摩利支經皆云
此菩薩像如天女有大神通自在之力于苦難怖畏
之處護諸有情道家所尊日月星天而以斗母爲主
正指此天也蓋準提菩薩三目多手手各異執而陽

嵌斗母亦三目多手手各異執况經明準提毘盧天
母斗主四聖所乘皆猪車故知四身只一體變現也
或謂女有五障女人不祥女非道器大聖示現胡爲
女母耶須知世稱女母本以生育慈撫爲義在大聖
慈悲普救生長九界衆生法身慧命處學佛者乃尊
之爲佛母在聖人仁慈好生爲萬物資始資生處學
儒者則尊之爲天母在聖人慈儉雌伏一炁化三元
而三生萬物處學道者卽尊之爲斗母矣况其降尊
救世捨己從人入泥入水不涅不溜又無異世間之
慈母何者凡稚子之饑寒衣食母能周之疾痛癢病

母能救之叫呼攀援母能應之而曲躬俯就推乾就濕尤母人之能事非望望然而去之之聲聞緣覺所能爲也是則大聖非女也非母也非斗天菩薩也而爲救衆生故不妨爲女矣爲母矣爲斗天菩薩矣蓋得能上能下能誦能信能進能退能女能男君子不器左右具宜之大本而然也大聖豈真女母也哉特以所現愈卑則顯救苦愈疾降福愈大而慈悲愈深也宜乎供事準提者卽供事文佛陽燄斗母矣故云供準提一身而果報等于供養諸佛聖賢也然又勝于供養諸佛聖賢者此何說耶比如負罪貧民得逢白龍魚服之君而奉事控纓之其爲排難解紛拔泥塗而致之青雲必速疾而巨大不與叩帝闈而不見者同也

水晶圖章記

晶章二枚長寸許四方大如食指丁未春天溪老人傳與衣拂紫薇慈師持以爲賀什襲十餘稔不知有刊且不知有是物矣頃因盡散長物悉傾故篋二晶者如毛遂久處囊中脫穎而出清瑩光潤悅可心目而一面已刊遺聞法兄名字者矣或曰盍亦礮太舊字以刊新名乎予曰不可苟如是則不數十稔而二

晶無矣蓋遺兄卽世三十年耳而碾其名而刊我名再三十年而後人則復碾我名而刊其名再幾年而後之人又將碾去後人名而名後人矣是寸晶有盡而欲碾無窮豈不數十稔而二晶盡耶雖世相無常終期于盡吾不忍也姑刊吾名而俱存之以任後人之俱碾之可也復恐後人俱碾之而二晶盡故記之曰二晶長寸許四方大如食指清瑩光潤悅可心目也二晶可無矣

智覺寺細蓋後殿疏

吾浙嵒縣有三生佛像蓋因老僧志鑿巨山爲大佛

歷三生而像始成遂以名之是佛成而道成皆由自完舊案也因知釋迦文佛來此娑婆八千返亦不過度未度之衆生了未了之公案而已然較之龍女卽身成佛善財一生圓曠劫之果又屬圓頓上乘不落次第階級矣智覺禪堂丙辰菊月余與杜沈講君謀建落成惟栴檀一殿未免強弩之末不遑細蓋纔及六年而同志卓凡秀溪後先卽世徒抱再來完案之願噫嘻羅漢有隔陰之逃菩薩有出胎之惑人非大聖焉保其必能再來完舊案也然則再來完者不如現在自完者之爲愈也矧茲區區一殿事屬合尖尚

爾因循不了又何望乎來生之必能勇猛精進完未
完耶是知卽生卽完實同一生圓曠劫之果視三生
八千返之階級次第不同日而語矣遂以爲勸

自題小像

乙卯六月天溪老人示滅因繪天溪之像隨繪此
幅今于廢紙中檢出又七年所矣漫爲題云

天溪方滅此老像成人謂天溪不死我道此老虛生
專精戒律有天溪之志而無天溪之慧維持教觀無
天溪之福而有天溪之心若乃勵精好學淡泊苦行
汲引後學戮力祖庭庶幾乎做像師門倘問畢竟像

個甚麼松風萬道秋月一輪

又

這老比丘前世造業今來還債胡不一意西方猶向
南洲牽帶此何時也乃欲隻手徂過狂瀾而扶起門
前刺竿之旣倒爾何人斯竟思一口道盡佛祖出世
大事而令天下人頓悟本來面目所在愚公螳臂天
台三術不修跛人尚口朱陵四擇忘誠擔一家繼往
開來之任完衆人妒嫉笑罵之債嗚呼人年五十方
知四十九年之非故且卷而懷之目覩雲漢者再也

汪開慧四十

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此唐子西以鈍爲體而靜爲用之學耳未足語夫唯
心妙用之道也世網如八陣圖逗入輒不能出出蓋
憑夫學道道固多方要不外吾現前一念苟直秉斯
念深究根源外境既息內心亦空此空亦空空空亦
寂湛然如大明鏡纖埃不立當此之時如環無端先
造物而靡始後法界而無終於是乎三際廓爾長驚
萬年端在一念矣庸詎止於一日如兩日而已哉卽
斯一念託之于物謂之無盡藏寓之于身謂之無量

壽名可兼遂而心體不二也且心雖澄湛而無生未
始外自然之妙用故能卷而不作卽可出而有爲婆
羅門白足類現唯宜撥昏邪而反之道斲鼓淪胥而
躋夫一乘要皆有裨于名教而世爲生民之無憂安
隱幢迴越凡夫之自溺二乘之自度也然則無事靜
坐亦未謂之全得也與戒友慧開居家節儉與物少
忤世味縱橫舉付之黃梁未熟前頭公案不翹忽如
墮甌而已顧喜禪悅西來意略云染指唯心之道間
嘗從余理會若夫一念萬年之境事在居士深造之
而自得之者匪予之所能知也雖然卽外可以觀內

聞言足以知心其平居每思擺脫欲網普利舍哺嘗
謂予曰應真自了匪我思存溥益有情吾之願也大
哉願乎漢劉阮遇仙子于桃源世慕悅之以爲美傳
及宋明照法師亦遣二仙女于桃源乃大叱曰山鬼
伎倆敢惑道人耶仙子俄滅晉曇猷遇五百應真于
天台皆謂千古之希覲也逮唐黃蘗禪師亦遇應真
履水而渡乃叱曰自了漢我早知斫折汝脛羅漢合
掌歎曰真大乘人我輩不及也斯由內了唯心曠大
故瑣屑之境不惑而志存大乘妙用也慧公之言殆
似之而慧公之心可知已雖然人心不息而至道無

窮仲尼屬四十之年于道已不惑矣洎乎七十復深
不逾矩之進焉假令夫子而期頤必更多曼絕之妙
詣也公于唯心之旨亦宜時征邁而日相深庶無量
壽光光靡間于靈臺夫

題手書華嚴經後

華嚴乃果人說果上融通法門非大根願啓趣昏惰
者莫能書持周子華豪俠倜儻交滿三吳所謂門內
歌舞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者宜其無晷刻暇誦
半句伽陀而忽書寫是經完示予予見點畫圓熟行
布清明始終一貫無錙銖惰容不覺悚然敬忻然愛

不能須臾去諸手嗚呼此經不入二乘人手周子非大根願惡能打開市靜槌臻廣大精微之妙如是乎而末幅適命多比丘著語其間抑又何哉余因恍然慚悟曰子其教我夫子其教我夫蓋末造比丘衣食是營皮茲出要懶一展卷故周子運指尖神通借筆墨說法結成錦綉法界遍示吾儕俾吾儕見者聞者皆興慚內勵曰此公私勿遽者尚爾精心大法吾安閒素飡者胡可甘心退墮哉則庶幾不爲八膏膏種耳寧非以大願力啓廸昏惰之深衷乎五百聲聞闕精進東方古佛現居士身彈訶策勵之叔葉比丘多

懈弛南都周子舉毘目手提攜誘進之古今殊願力一也若曰吾大浮圖應漫然題跋是經則是販針兒于針師前賣爲其掩口胡盧久矣

乞靜室疏

黃面古錐遍叅五載若非雪山靜慮何由覩星廓然從上諸祖皆得把茆蓋頭便可水邊林下究竟个事是則閒居靜處爲修道之急要者歟閩中量融法師諱岳統者余之法侄也叅詢來浙已得吾宗具字法印行道四方其徒德雲志在步武師門不辭千山走衲遍歷名賢法席濟洞禪林自覺疑團稍解倦翮思

棲願購一袈裟地爲養道之塲以不慧忝法門從祖
乞言爲勸余曰從來修道藉其處行道藉其處給孤
園菩提塲皆有力天人營供迦文行道處也然非疇
昔雪嶺苦行則迦文道無由成天人福無由植矣故
知修道之塲又急于行道之塲也武原素稱佛地且
多乘願檀賢豈無給孤後身滿子所求哉但子得處
之後戮力上乘長養聖胎異日行道多方福利天人
卽所以報今日檀波矣德公曰是則某豈敢但求一
把茆地爲長行粥飯僧或冀于擊竹聲中得个消息
耳余曰此正所謂修道之處也共襄成之

法華玄義社約

法必待緣而起應須機一而興故機不一則應不頓
彰緣不洽則法難普被試觀衆生實相直至法華高
會而後開天台大部用需隨王供億而始結豈非法
華以前感扣之機未一而大隨之際供頓之緣始洽
乎某等仰止靈山開會悲去聖之殷遙進探佛隴妙
乘愧仰鑽之無路會見屈首難工孰謂揣摩卽得欲
握衣珠用容良導以故鳩合同人訂于是秋啓請方
丈和尚開講法華玄義權輿乎八月朔旦告圓于仲
冬上旬徼三秋之花雨開百日之玄談藉九旬之妙

論希不二之寶乘第在法施者固樂說不倦無求備
于束脩之儀然而悅隨者乏隋王供給益有待夫禪
悅之資故約各輸鉢資一金聊助招提薪水庶可表
衆志誠而機感一亦以見諸緣洽而時節臻俛仰古
今若合一契高會佛隴豈外是哉咸開九界行當錄
力先登儼然一會好自高張亞目

邑侯慶生疏

伏以文章華國奎垣摘南極之光芒德政綏民赤子
願中台之晉陟乃文乃武旣濟蒼生亦壽亦昌式彰
華祝恭惟邑侯學窮萬有天授多能從龍開國著丕

績以齟齡受命經邦布澤恩于億兆坐聽兩訟水鏡
無私臥理千機錙銖不爽故致河清海宴夜深犬臥
花封德洽風醇雨後人耕綠野民歌五稔喜見于今
麥秀兩岐盛猶于昔不惟朝廷柱石抑亦覺苑金湯
僧等得精一性于林泉寶荷二天之庇照感恩有素
報德無從今逢懸弧令旦嶽降佳辰是用雲集僧伽
祝釐報德所願壽山疊翠福海靈長馳聲三輔允邁
古人撫牧九州無慚往哲含玄德以升聞簡由宸陛
抗大聲而給諫笑乘仙舟再祈霖雨提封將相萃于
一戶忠貞奕葉公侯懋以千春者

天台嗣興六世源流圖敘

朱明中葉天台教觀在人方絕百松尊者挺然間生
中興台旨直接四明道統爲三十祖似無極直追太
極一陽來復之道也而馮具區謂百松重興天台宜
尊爲嗣興鼻祖誠良史特筆千秋莫易靈耀主楞嚴
經坊之明年以美餘刻傳佛心印記註畢隨憶傳心
印者前幸得人後恐或失乃刊嗣興以下六世源流
圖俾將來間生賢哲纂修一家世系者有所徵信第
耀從學師門幾二十年遠方諸昆不少概見兼之福
緣淺薄卽從堂法姪鵲起四方有連壤接境聞問莫

通叅拜白衣過門罕入者是所知者少而所不知者
多矣故但輯其所見所聞而系列之後之人雖不能
卽此以悉瑣尾枝末亦可卽此而知吾宗六世源流
大概矣

西湖紀遊

予自客歲臥病半載識神脫去灰屍者十日方甦因
無常苦空之境親嘗故無常苦空之觀易就今壬戌
五月廿日憇武林之唐菴每至晚霽輒望西湖巾子
峰楞角矜秀寶叔浮屠聳峭青葱而塔傍古樹茅屋
儼然圖畫雖元人妙手恐難描寫爲可愛也廿五日

諸門人請泛西湖大水是夜莓雨大作行潦成河予
以肩輿出城諸子俱扮過海羅漢狀初至響水聞群
山出水瀾漫奔滾如百千頃銀濤雪浪澎湃飛騰形
聲不測莫可言擬匡廬水晶簾子天台石梁飛瀑恐
不是過也相與手舞足蹈注視移時而入舟是時風
雨未息湖光山色忽隱忽現轉視寶叔巾子粗淺枯
露茅屋數帶離披破損絕非疇昔景象艤舟淨慈拉
謙敏法孫適藕花居紅蓮始放因憶予前有蓮花賦
寓三遇三變之感慨今似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略無欣戚矣停午雲翳俱淨日色浮空千山生動萬

馬飛青海漲連空水天一色湖心放生小舟可入宛
如鏡中蕩漾晴光激灑雨色溟濛無常變幻之境一
遊之內一日之間領略殆盡是遊也各有執役門人
慧昶監院音輪司庫敬初總理庶務勝果與知衆事
遠悟司筆墨朗圓記錄弘仁燒香薪傳點茶亦臨滌
器祥音司筋聖開雜務以雜務也乃于湖內釣得半
尺鮮魚畜巨椀中以供戲翫其餘隱成體元可悅自
誠輩執勞運力者約二十餘人相與泊金沙灘酌麝
之渭陽過岳王墓望鄂王舊塚龍王堂戲嘲龍王厄
水照瞻臺與陳中丞人亾政息之感弔疎疎新柳似

小青受窘孤山是時也俱忘禪觀佛法談諧瞻眺盡一時之興昔謝康樂遊山從遊者百人遠公遊石門從遊者三十人是爲山水勝遊予至湖上不知其幾百十度而領湖山之勝極遊觀之樂者莫過此番則謂之山水勝遊無不可也晚歸唐庵再望巾子峰新晴錦綉依然青蔥可愛予曰何爲變幻不常惑人憎愛乃尔也或曰只此無常世界不知賺過多少人悲歡離合何怪今日耶不覺憮然自失復理無常苦空之觀焉

戒壇略訓

雜著三

七

得戒本師名和尚者梵語和尚此云力生蓋有力能生戒子之法身慧命也法身卽戒體體卽第一義大佛頂光光非青黃赤白非色非心非因果法此法師師相授故從之致誠感懇四羯磨成十方諸佛淨妙戒體刹那頓得直至成佛永無破犯厥功惟懋其餘九師有懺罪教誡證明功德爲得戒增上勝緣舉宜識相知名歲時頂禮不忘臨壇得戒之深恩孝名爲戒之聖典幸哉此會得戒體者四十二人已奉道胎親爲覺胤法身慧命由之而生然其十師庚字不可不知因各給一張以便承近禮拜皆知生年月日自

利利他無忘授受源流云

觀音大士贊

坐蓮葉泛海像

生死此坼泥洹彼坼二俱不住中流坐斷若謂三諦
圓忘而獨踞清淨鉅海者非大士之願也蓋依旋流
反聞而運大悲心故日坐煩惱波濤而度人無算

又

相叅童子卽從大士髻光流出像

童子來叅烟水百城不離大士毫端屈伸能禮所禮
非一非兩示與衆生同其悲仰
禮何殷勤受者不動我知其故卽體之用人亦有言
自性彌陀稽首觀音勿云求他

雜著三

三

又 宴坐像

普門示現不出那伽遍洒甘露何須楊柳聲聞雖是
寂然這個古今不朽寄語禮拜健兒薦取觀音自有
又 立相

爾時宅主在門外立爲狂子故身不安貼大士西來
仰體佛心所以終日立而度生

自題小像

壬戌之夏隨緣老人五旬初度諸門人皆繪
其像乞贊供養音輪其一也率爲走筆云

笑你鈍置阿師大似隨緣無我二十年張八教網籠

絡人天不曾搏得獍龍義虎有个音輪闍黎癸丑來
聞毒鼓戊午卽能以鼓音毒人遂與作字更名記入
出家種草儔伍尔後染指雲栖傍探清淨真如比猶
大休學荆溪而中興賢首然復不昧法乳源流專弘
台旨又似從大愚脇下着拳者仍以黃蘗爲父屑屑
者譏其宗承舛互而非也祇貴維持佛祖家風眼目
人天何必分台賢性相門庭抵忤庶幾力有餘裕得
吾一點墨水兩處成龍則是像也高掛東壁任人笑
你鈍置讚你無我無可不可

又遠悟乞題

以汝窮苦骨相則入泥入水運瓦搬磚侶農人巧者
誰曰不然今胡紫衣白拂匡牀朱履置于錦繡之間
寧惟有不稱其服之身不自在抑且多居非其所之
中心不安悟子曰力生勞身焦思撐持法門于人世
之日短冥心教觀稱實感報于樂土之日寬君子素
其位而道其常宜無所謙渠但穩坐漠乎不言惟其
然是以謂之隨緣

摩訶止觀貫義科序

荆溪註解三部均提大義而於輔行事實尤爲詳晰但湛師著述之時多講說之日少故於科章殊遜劫毖聯貫之妙後人謬稱荆溪三部必要謹遵以念註解爲講經讀科頭爲家法甚至猜科爲註扯註爲科牽合訛蔓祖意翻晦昔天溪老人唯提大師義意立科講授文旨昭明如日出地彼時予有私記未敢成書所以奠天溪定科出耳不圖老人卽世片言隻字俱付丙丁哲人旣逝斯文恐湮因於講次綴輯前聞叅以管見移易增損成止觀科上下卷詒贈後賢尚

亦小補名貫義者惟使止觀義理聯貫昭明不致埋沒於註解家葛藤脚下去耳或曰然則是科特爲智者功臣歟荅予若講貫佛經時亦單提契經義理示人不能步趨智者註解累累敘科於前屑屑念註於後爲弘經也敢謂佛祖功臣庶非埋沒佛祖宗旨于後人脚跟下之罪人云耳

